

編于書中英
庫文衆不
明生新

史難國近最

編源一胡——十之史歷小



行發局書命生新

時候是十點多鐘，將近夜半的光景，北方的秋，特別現着肅殺的氣象，在朦朧的月光中，有幾個憧憧的黑影，沿着瀋陽城北南滿鐵路的軌道行進。忽地，柳河橋附近的地方，聽見了一轟的一聲。接着是一

— 九月十八之夜 —



片沈寂，人影也散失了。瀋陽的居民，當然都在睡夢中，全不知道是怎麼回事。

過不許久，一陣軍號聲，就聽見距柳河橋不遠的北大營方面，辟辟拍拍的一片槍聲、炮聲，軍械庫立即起火，北大營的兵士從睡中驚醒過來，只好急忙的向外退却。就如這樣，不到半夜，北大營及附近的地方，都淪陷於敵軍手中。

與爆炸柳河橋的路軌同時，日本在南滿鐵路區域內的駐軍，立即動員向瀋陽城進攻。天尚未明，瀋陽已陷落了。並且，如東大營、兵工廠、飛機場，也都為日軍所佔據。說起這個兵工廠，據說在遠東算是規模最大的，然而竟完全無損的，落於日軍手中了。

天色尙未破曉，到處都還是夜的靜寂，瀋陽城頭的青天白日旗，已換上太陽旗了。日本的居民，都奉了動員令，在城內外各處，充便衣隊，擔任警戒。他們臂上纏着白布，有的拿着槍，有的拿着刀或木棍，往來蹀躞於街上。天已大明了，瀋陽的居民，開門一看，纔知原來已換了一番世界，就在自己酣適的睡夢中，作了敵人的俘虜，成爲亡國之民了！

清晨，日本在朝鮮的駐軍，也動員向遼寧出發，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的司令部已從旅順——去瀋陽百四十六哩的地方，移到瀋陽來了。隨着本莊同來的，有駐在旅順的步兵、砲兵。同時，在日本國內，有幾師旅的軍隊，也準備出發。

與瀋陽的陷落同時，在南滿路的北端，長春也遭受日軍的攻襲。當天三點鐘的時候，也陷落了。長春東北八十哩，便是吉林，到了二十一日，也爲日軍所據。

遼寧的東邊，與朝鮮隔鴨綠江相對的軍事要地，安東就在十八日的夜間，也給日本佔據了去。此外，凡南滿鐵路的重要地點，如四平街、鐵嶺、遼陽、公主嶺等，莫不先後落於日軍手中。我國的軍隊，奉了命令，始終是不抵抗！

不抵抗的結果，在三數日內，整個南滿洲地方都爲日本所佔據，而兵民之死傷，軍械財富之喪失，則不可數計。因爲東北軍退却的時候，一路遭受日軍的截擊。

自此以後，整個東三省淪亡於日本，熱河也繼着非復我有，繁華的淞滬，成了瓦礫堆，平津以北成爲甌脫地，華北成了「第二東三省」，禍患至今未已，誰能料到九月十八的砲聲，會釀成這麼巨大的災害呢？我編國難史，就要說出這變化的經過來。

二 事變的根源

却說民國十七年的夏季，國民革命軍北伐到了北京，張作霖節節失敗，於是最後，不得不退到關外，但是專車到了近瀋陽的皇姑屯，當京奉路與南滿路的交叉地點時，日本已埋好了炸藥，轟然一聲，張作霖便一命嗚呼了！

日本炸死張作霖的用意是很明白的，便是想利用中國正在革命的時候，即把東三省置在日本的完全支配下。因為張作霖雖然親日，但有許多地方表示他是中國人，不能指揮如意。

張作霖死後，他的地位，由他的兒子張學良繼任。那時，張學良還是個不到三十歲的青年，日本以為是很容易對付的；並且，剛剛繼承「關外王」的大位，根基不固，是能夠聽命於日本的。乘着這種形勢，日本很想利用張學良，以東北地盤對中國樹獨立的旗幟，所以特派瀋陽總領事林久治郎阻止張學良易幟內附，贊助中國統一運動。同時，更利用楊宇霆以爲牽制，或竟推翻張氏的統治而代之。然而事不成功，這年冬天，楊氏反爲張所殺，到了十八年元旦，張竟宣布改易青天

白日旗了！

然而易幟以外，還有使日本帝國主義覺得憤懣的，那便是中國人自己築路開港的問題。

蓋自民國建立以來，中國內部可說連年內戰，加上水旱飢饉之災，真是民不聊生。於是農村破產，產業凋敝，有錢的人都帶了其所有的財富，移居都市，過那寄生蟲似的寓公生活。然而東三省則恰相反，在張作霖的統治下，保着安定，雖然張氏的政治亦未見清明，但是比較起來，究竟彼善於此。所以華北方面的人民，每年以迫於生活，移居關外的，多則百萬人，少亦五六十萬人。而另一方面，利用了這種安定的局面，那些官僚資本家——即以爲官而發財的人——爲求得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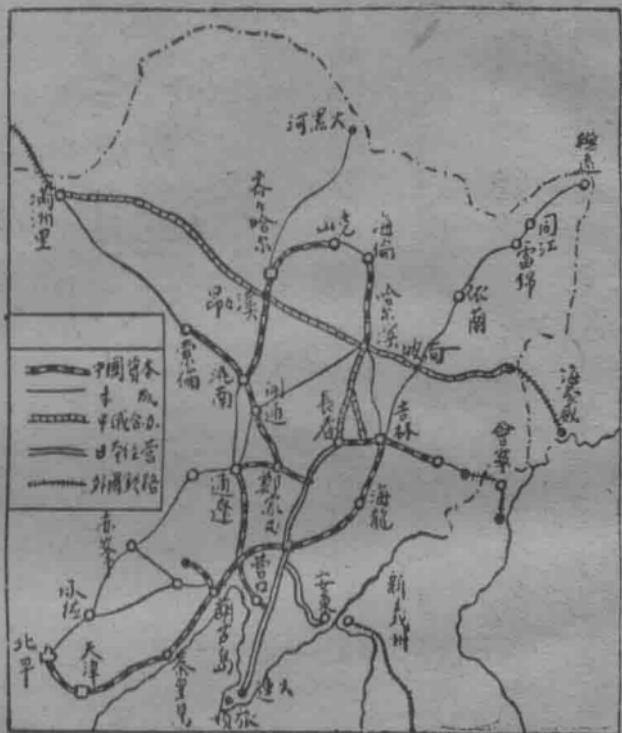
潤以增大其財富，則投資築路，藉以開闢富源，計一時由中國資本自築之路，有打通線（自打虎山至通遼）、濱海線（自哈爾濱至海倫）、吉海線（自吉林至海龍）。

齊昂線（自齊齊哈爾至昂昂溪）、呼海線（自呼蘭至海倫）。

齊克線（自齊齊哈爾至克山），等，共長達一千零三十六杆，居東三省所有鐵路總數之一七%。（東三省全部所有鐵路長六千零四十六杆，屬於日本支配者為二千三百四十五杆。）

由這些鐵路的開通，日本南滿線（自大連至長春）的營業，當然要受相當的影響。因此，日本對於這些鐵路稱為「競爭線」、「並行線」或「包圍線」，說是違反條約。日本竟禁止我們在自己的領土內築路！然而我們當時的計劃，可不止此。因為這些鐵路，若沒有自己的海

倘若一旦成功，那就商品出入可以自由吞吐了。並且同時，還更預定下列的三大幹線計劃，如：



口，那末還得依賴大連，結果不過是滿鐵的『培養線』，對於滿鐵是有益無損，所以在民國十九年，與荷蘭築港公司訂約，有葫蘆島築港的計劃，預定於民國二十四年完工。葫蘆島是個常年不凍的港口，

(一) 東大幹線

葫蘆島

瀋陽

海龍

吉林

五常

依蘭

同江——撫遠

(二) 西大幹線

葫蘆島

打虎山

通遼

洮南

齊齊哈爾

嫩江

江——黑河

(三) 南大幹線

葫蘆島

朝陽

赤峯

多倫

當然，一時要建設這許多的鐵路，我國自己沒有這許多資本，勢必要利用國際的投資，而在當時，美國的資本頗現活動之象。這在日本，其意義實為獨占的勢力範圍的打破。日本眼見着我國的計劃，着緊迫，且自民國十九年冬以來，因為銀價的下跌，及我國鐵路的競爭，南滿的營業已大為減少。於是更覺恐慌。

我國這種政治經濟勢力的發展，在一個日本人所寫的事變前

後滿洲旅行的斷片中，曾有明白的記述：

『當鴨綠江的鐵橋下，停泊了三隻日本驅逐艦，這威迫着周圍無數的中國民船。因此，在這河岸的街市安東地方，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勢力，形成六與四之比。

『但是到了奉天（即瀋陽）這勢力的比例就倒轉成四比六。若就日本人街和中國人街的商業上的勢力而言，則似乎還是三對七。在城內（中國人街）的地方，顯見得人間和活氣的橫溢，但在附屬地（日本人街）却空洞洞地，只有初秋的陽光照遍了廣漠的街市。因此奉天的日本人，眼看着這樣的情景，就有人慨然地說：

『若是依然這樣的下去，那我們是只有滅亡了！現在我們不能不取最後的手段了！』

下村千秋滿洲地平線一瞥（譯文見關北的苦戰）

日本帝國主義以爲我們的東北，乃是他們的『生命線』。我國

政治經濟勢力的發達，便是對於他們的『生命線』的威脅。所以最後他們非取最後手段用武力硬幹不可了。

三 事變的近因

日本已準備發動了。於是開始尋題目，造機會。

果然，在民國二十年的夏季，吉林長春附近萬寶山地方，有我國農民與朝鮮農民互鬥的事件。這事情是這樣：

朝鮮的農民，租了萬寶山地方的荒地，從事墾殖，因了水利上的關係，他們在附近的伊通河岸毀壞我國農民的田地，築壩以便灌漑。但是這個壩若築成，上游地方就要發生水災，一遇淫雨，支流漲溢，爲

害匪淺，且於航行上亦有不便。因此，我國農民爲了切身的利害，表示反對。然而鮮人仗着有日本警察給他們作後盾，竟不顧一切，實行建築。我國農民因訴諸官廳，沒有什麼辦法，到了最後，遂直接行動，集衆毀壩，結果致與鮮人發生衝突，日警竟向我徒手民衆開槍，這便是所謂萬寶山事件。原來是地方的爭執，但在等待機會的日本帝國主義，却是很好的題目，於是隨着萬寶山事件立即有朝鮮各地殘殺華僑的事件。

自萬寶山事件的發生，日本即利用報紙，誇大宣傳，說朝鮮同胞怎樣受中國官廳的壓迫，爲中國農民所殘殺，以煽起鮮人的排外感情，並且更操縱無知鮮人，對我國僑民，肆行報復。一時在仁川、漢城、平

壞各地的我國僑民，被殺死者百十九人，傷者三百四十三人，失蹤者五人，而商鋪家屋之被焚毀搗壞者，不可計數，然負有治安責任的日本警署則置若罔聞。可憐我海外僑民，竟受盡荼毒，呼籲無門！

而與此同時，日本又造了所謂中村大尉事件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：有日本陸軍現役大尉中村震太郎，於六月間出發赴洮南方面。他的前往，本是用了商人的護照，途中給我國兵士查出身上帶有地圖瑪琲等，且身爲軍人，與護照不符，因認爲祕密軍事偵探，把他與同行數人都加槍斃。這樣的人物，誠有如斯諾氏在遠東戰線（Snow: Fa Eastern Front）一書中所言，倘若易地以處，不知日本將是怎樣。

『我們記得美國兩個飛行家，Pangborn與Hendon，當他們作世界飛行時，因

為帶了幾張不關緊要的相片，便給日本當局拘禁了好幾個星期。現在倘若假定有一個中國軍官，帶了與本人不符的護照，祕密地圖並翻譯人員，而發現於日本軍事地帶，那時日本的處置，我們不知將是怎樣。』

然而日本軍閥却不顧這些，借了這個題目，竟竭力誇大宣傳，煽動國民的敵愾心，一方面並攻擊外相幣原外交軟弱，要求政府出兵滿洲。這樣，在日本都市的空中，有飛機回旋着散發中村大尉事件的傳單，朝鮮的軍隊也開始調動了。日本之意，要利用這個機會，打擊正當萌芽期的我國政治經濟的勢力，解決所謂一切懸案，如滿蒙鐵道問題，確立商租權問題，在滿鮮農問題等，據說多至三百件以上。

『我們要在掃除過去十數年來中國的排日感情這種用意下，完全確保滿蒙的治安，倘若中國對此不然應找們的要求，那末我們就要不惜以強硬的態度，視中國彼時的行為，由關東軍之手，無所猶豫的發動我們的實力。』

（見大英九月十七日記十五日南陸相與金谷參謀長的會談）

形勢是一天天的緊張起來了，我國政府方面開始感到了嚴重，於是答應調查中村大尉被殺事件，根據調查報告，逮捕槍殺中村諸人。九月十七日並通知日本政府說負責軍官與兵士十一人已決處死刑。滿以為這樣事情當可和緩，然而不就在第二天，九月十八之夜，日本的軍事行動開始了。

四 不抵抗主義